



馬 加

红色的果实

12/20

822
7140

紅 色 的 果 实

馬 加

插 图: 王 秋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九六一年·北京

內 容 說 明

1955年，中国农村掀起了波瀾壮阔的社会主义革命高潮。这部长篇小說，就是反映这一高潮到来之前和到来以后的东北农村生活的。它以双目失明的复員軍人曲世青为中心展开了描写，显示了他高度的共产主义精神，突破各种困难，积极組織农业合作社，充滿了革命的澎湃热情，表现了同右傾机会主义者作斗争以及同敌人作斗争的坚强意志。作者歌頌了广大的貧农和下中农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，批判了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自发傾向，也生动地烘托出中国北方农村生活的独特色調。

紅 色 的 果 实

书号 1483

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朝内大街320号)

字数 281,000 开本 850×1168 耗 $\frac{1}{32}$ 印张 12 $\frac{1}{2}$ 插页 10

1960年5月北京第1版 1961年8月北京第2次印刷

印数 10001—20000册 定价(3) 1.30元

北京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經售

开 端

这年春天，我又到熊岳来了。

我刚下火车，就觉得这里是多么熟悉，又是多么幽美呵！铁路两旁，一色是青枝绿叶的苹果林子，密簇簇的连成一块域。渤海湾对着西南，白茫茫的没有边际，远远的望去，象是折迭起的鱼鳞片。喇嘛洞横在东南，山峦起伏波瀾，圍着青色烟靄的飄帶。望儿山高高遙遙，山上的古塔使人联想起傳說中的慈母，眺望着远方白茫茫的大海，期待着儿子归来。熊岳河曲曲弯弯，繞过了温泉，緩緩的流着白眼細沙。在熊岳河的北边，就是有名的熊岳农业試驗場。它的四圍栽着楊树牆，还有沙松和柞树。前复后盖，搭成一座蔭凉棚；树蔭里露出一座气象台，显得确真。

在試驗場的东北角，是一片标本林子。林子不大，品种很多，里面淨是栽着奇花異木；这里有辽宁的皂莢、北京的水杉、吉林的水榆、黑龙江的青楊、热河的云杉、河南的櫻桃、蒙古的赤松、长白山的葡萄、大兴安岭的落叶松；日本的炭栗木垂着白鈴鐺花，挪威的云杉結着綠綉球，美国的短三叶松仿佛爆裂的虎皮，苏联的赤楊如同白熊的爪子。在密密簇簇的树冠上面，有一棵又高又大的白銀楊，在阳光下抖擻着叶子，仿佛下了一层灰蒙蒙的薄雾。林子象一片海，一眼望不到头，誰也猜不透隐藏着什么秘密。一会，从海上吹来凉風，輕悄悄的，象是母亲温柔的手揭开早晨的幕布，太阳刚吐嘴，画眉飞出了巢，

快活的窜上树枝。布谷鳥醒人的啼叫着，一声声透过了松濤。土蜂子也醒过来了，一会飞上紫丁香，一会飞上黄刺梅，一会又飞上白雪球般的文冠果上，它乱飞乱撞，撞得柳絮飄揚，上天变成羽毛，落地赶成了毡。林子虽然安靜，却使人感到无限的广闊。

我經過标本林，沿着林蔭馬路向前走着。从火車站駛来一辆馬車，敞着布篷，轅馬脖子上拴的銅鈴叮当响着，透过寂靜的林子，显得格外清新。我听见那銅鈴的叮当声，引起了許多回忆，我想起第一次来到农場的情形，我的朋友邓紅剛好到这里来做場长，他挺着虛弱的身子，带着病，热情的工作，搶救了苹果林，修整了标本林，建設了試驗田，改变了农場的面貌。

邓紅是我的大学时代的同学，九一八事变后，我們一起从东北流亡到北平，由于飢餓和压迫，使我們和革命发生了姻緣。我們虽然站在一条战綫上，工作却是两个方面。我搞創作，参加了左联；他入了党，做秘密工作。我們接触机会不多，彼此理解却是很深的。他参加过“一二九”运动，到关外領導过义勇軍活动，在太行山上打过游击。“九三”解放后，他回到东北做地方工作，当四七年国民党軍队向辽南进攻，有一次和敌人遭遇，他的儿子邓金声不幸牺牲了。他經過长期革命战争的生活，得了肺病，身体垮了下来，領導上为了照顾他的健康，特意派他到农場来工作，工作得非常愉快。

靠着林蔭路东边，是一座苹果园子；园子里有三間紅磚房，外面圍着一道榆树墙，显得安安靜靜。进了五月，苹果花开得比火炭还要新鮮，飄着濃郁的香气。林蔭深处，不时傳來銅鈴的叮当声。我看了看：这里就是邓紅住的房子。

一大清早，邓紅剛到苹果园查花碼回来，沒有戴帽子，头发被苹果枝撥弄得稀乱，瘦黃臉粘着花粉。他看見了我，就举

起露出青筋的手，热情的向我打着招呼。

“老馬，你是剛下火車么？我听到馬車的銅鈴聲，想不到是你來了。”

“我是步行來的，在標本林里散步，這裏的空氣多新鮮呵！”

我和他親熱的握手，覺得他的手瘦得起棱，我暗暗的替他的健康擔心。

“老鄧，你的肺病養好了么？”

“好了。”

他笑一笑，拉着我的手，走進紅磚房。

屋子里布置得又朴素又简单，白石灰刷着牆，天棚上悬着一盞白磁傘電燈，地上放一張曲柳木寫字台，上面擺着毛澤東同志的著作和《米丘林選集》，還有幾本小說。牆犄角里放一張白帆布行軍床，柱子上挂一支雙筒獵槍，還有紅牛皮圖囊和綠粗布馬搭子。東西雖然簡單，可以看出他的愛好和習慣，他保存了抗戰時期的紀念品，也保存了鄉村的游擊作風。

我們多少年不見了，他還是那個老樣子。他不穿料子衣裳，不穿皮鞋，不扣風紀扣，不梳頭髮，也不大刮臉，生活上馬馬虎虎，工作上却非常認真，從早忙到晚，不知道什麼是休息，似乎扣風紀扣，也覺得是浪費時間。這個工作環境非常平凡，他却有一種偉大的理想，他想揭露自然界的秘密，正如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一樣。每天每日，他都在蘋果林子里走來走去，細心的觀察着。他興奮的對我說：

“我觀察蘋果林子，好像看自己的老朋友一樣，一天看不見，就要想它。我想看看它那個變好了，那個變壞了，變壞了受了外界什麼影響？是生了蟲子；或者長了腐爛病。變好了是由于剪了枝；老樹更了新，長出新的結果枝，不能不使人希

罕。”

他在苹果园子里成年累月的踏实工作，细致的观察、试验、杂交、育苗，培育出了一种新的品种。那新的品种是象茶碗大的红苹果，果皮象鸡冠子，有股香气。他为了进行比较，拿来了许许多多的苹果品种，有可口香、白龙、红玉、国光、红元帅、黄元帅，五光十彩，满腾腾的摆了一桌子，简直开了一个小的展览会。

我拿了一把削刀，削了两个苹果，刚吃了几口，邓红忽然对我提出了问题：

“老马，你写写苹果吧！这是很有意义的题材。你们作家，应该塑造像苹果花朵那样灿烂的工人阶级的理想人物，用他的行动去教育人，告诉人怎样生活，怎样斗争，怎样从曲折的斗争中取得胜利，怎样献身于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。正如农学家怎样培育苹果树，使它开花结果一样。”

我直率的问他：“老邓，你培育过苹果树，发现有什么规律？”

邓红每次谈起科学来，总是显出异常兴奋的神情，脸上泛着红晕，眼睛奕奕放光，张开紫色的嘴唇，滔滔不断的讲下去。

“简单一点说：它的规律就是开花结果，红玉开花结红玉，元帅开花结元帅，红玉和元帅杂交以后，结果枝变了形，果实也变了，味道也不同了，培育出新的品种，这就是遗传和变异的現象。一个人，有他的开花结果，一个社会，也有它的开花结果，一个国家的革命，同样有它的开花结果。我们为了革命的果实，有多少人牺牲了青春，有多少人流了血，有多少人成了残废！你知道，就在我面前的这块苹果园子里，发生过什么激动人的故事！”

邓红说到这个地方，触动了自己的感情，对着窗外的苹果

林子，仿佛回忆起什么事情，出神了好半天。我心里想：大概他想他的儿子邓金声吧？听说邓金声和国民党军队作战，牺牲在苹果林子里。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是窗前这块苹果林子，我怕他难过，没有提过这件事情。

午饭后，我们走到外边来，谈到苹果园子的历史。

在四十多年以前，这里是日本满铁株式会社的下野果园，范围很小，设备也非常简陋。“九三”以后，一度经过国民党新六军的破坏，苹果树狠狠了，园子荒蕪了，糟蹋得不成样子。邓红来到这里工作，由于他和全体职工的努力，消灭了腐烂病，老树也更新了，成为农场的苹果试验区。方圆五百多米，足有六千多棵苹果树，树干又粗又大，起了翘皮，抹上石灰塗剂，刮去了腐烂病，经过技术员的剪枝，酱红色的结果枝上长出粉色的骨朵和白色的花瓣；有的花瓣上绑着红布条，那是做为杂交的记号。

在苹果林子的里边，有早熟的黄奎、娇艳的红玉、火炭似的祝光，千朵万朵，织成一片灿烂的花冠。邓红走到一棵黄奎树底下，摸摸结果枝，瞅瞅花瓣，忽然想起什么事情，对我说道：

“这园子换了三次主人，现在成了人民的财产，人民享受这种果实。”

我说：“革命战争的胜利，才有这种结果。”

“你知道，在这苹果林子里，发生过多么激动人的故事！”

我问他：“老邓，你是说军队上的一位同志么？”

“是军队上的一位同志。”

“他参加了解放军？”

“是参加了解放军。”

我好奇的问：“老邓，你是说邓金声么？”

邓红攀着苹果枝，又激动又严肃的对我说：“不，我不是说

的邓金声，我是說邓金声的战友曲世青。”

我問：“曲世青是什么人？”

邓紅說：“曲世青原来是紅花峪的一个貧农，自卫队队长，我在那里领导过清算斗争，和他熟悉了。那时候，他刚刚結了婚，背着一支大枪，站崗放哨，开斗争会，成夜都不回家。后来，在国民党军队向辽南进攻的时候，清剿队进行倒算，大抓积极分子，他在家乡匿不住，就跑到这苹果林子里来找我，亲热的拉住我的手，让我指給他一条明路。我告訴他：为了保卫革命的果实，你参军吧。”

我打听说：“他参军了么？”

邓紅回答我說：“他参了軍，抗美援朝立了功，在一次战斗中，可惜成了殘廢，双目失了明。”

邓紅沉默了一会，仿佛替那个革命殘廢軍人感到难过，过了一会才說：

“你知道；曲世青是一个生命力旺盛的青年人，成了殘廢，該多么痛苦呵！他需要工作，需要爱情，需要为祖国做更大的貢獻，他怎能安心躺在病床上呢？听说最近批准他复員回乡工作了。”

我没有见过曲世青，他的英雄行为很使我感动，我也很替他担心：“他回家工作不会困难么？他的老婆会爱他么？”

邓紅冷靜的回答說：“做一个战士，随时都应该受得起考驗的。”

“不知道他的結果怎样？”

“老馬，你到紅花峪去看看吧！看看一个战士怎样开花，怎样結果。”

我接受了邓紅的劝告，准备为曲世青这个战士写点东西。半个月后，我离开了熊岳，就到紅花峪去了。

—

关造武接到楊树房区里的通知：說是曲世青复員回来，今天就要到家，让村里派大車去接。

关造武是紅花峪的村长，又是光明农业合作社的主任，也是村子里唯一的党员。凡有大事小情，都是一把抓。每天一开门，人来人往，乱哄哄的，吵得头昏脑脹。他急躁的时候，别得窄条臉通通紅，扫帚眉毛擰成一条绳，搭拉着厚眼皮，用粗手指头捋着連毛胡子，动不动发起火来。現在，他又有些急躁起来；曲世青殘廢回来，生活困难，說不定他老婆不爱他，一定会給村里添許多麻煩，真使他伤脑筋。

一天早晨，光明农业合作社的院子里乱吵吵的；花轆轤車剛回来，犁杖又下了地；社員出发不久，果树队的技术員又回来取喷雾器；搀着烟草水，兑着硫磺合剂，棍子搅得洋鉄桶叮当的响，掺杂着水桶的咚咚声、鋤草的答答声、毛驴喚草的呱呱声。一声声怪醒人的，震蕩着牲口圈的草棚子，煽煽的摆动。

关造武跨到院心，踩着地上胶皮輪胎的花紋印，騁騁的向着敞口的草棚子走去，迎着草屑和蒙蒙的灰尘，越过牲口圈的短墙，发现一个肥头大耳的胖子，随即問了一声：

“是胡炳南么？”

“村长，是是。”

肥头大耳的胡炳南赶紧答应着，弓了弓腰，从草棚子里钻

出来，刮得褲腿上淨是草棍。他看見关造武站在外边，先笑一笑，笑得很甜，也很庸俗，裂开烟熏的紫嘴唇，露出了大金牙。他为了逢迎村长，不知道怎样表現才好，又端篩子装草，又拿叉子拌料，就是长了八只手，也忙不过来。在牲口圈的木头槽子上，拴着一条大灰驴和一条笨驴子；两条驴正在搶草招架，聳着耳朵，摆着脑門，鼻子噴出潮湿的草沫。他看見两条驴搶草招架，开心的哈哈大笑。

“可真好看，一个槽子拴不住两条叫驴。”

关造武什么罗嗦也沒有，張开了大嗓門，簡簡單單的对胡炳南說：

“你到区里出趟車。”

胡炳南听說要出車，才放下篩子，眯着眼睛，覺得两条驴招架实在好笑。

“村长，我不是說过么：一个槽子拴不住两条叫驴，套車使喚使喚就老实了。”

关造武怕耽誤功夫，开口又說：“曲世青复員回来了，你到区里把他接回来。”

胡炳南听到曲世青这个名字，仿佛蜂子螫了眼皮，眉毛起了疙瘩，不舒服的閉上嘴。这功夫，关造武习惯的扯着衣裳領子，用手擦着脖子上的汗，並沒有看見胡炳南怎样閉上嘴，有什么不舒服的样子。胡炳南当着关造武的面，故意装做一付笑臉，又說又笑，金牙露得明晃晃的。

“村长，曲世青回来可太好了，人家是老革命，打过海南島，到过朝鮮，回到咱們小小的紅花峪，还不是拔头子。”

关造武不願意多說話，头也沒抬，对着胡炳南拱拱嘴說：“你去。”

“我去，我去，我馬上就去。”胡炳南滿口答应着，連瓣嘴不

消停，說得天花亂墜，“你們是老朋友，我要不快点把他接回来，怎么对得起村长呢！”

胡炳南是一个被管制分子；后来管制取消了，就在社里赶車，一向服服帖帖，那說那到。关造武喜欢像他这样听话的人，一不調皮，二不搗蛋；就是有点意見，也不敢說。在紅花峪，关造武从来都是自己說了算，像是一家之主。他想到这个地方，抿抿臉上的連毛胡子，得意的笑了。他走回家的道上，經過社門口的糞堆，蒼蝇打成团，嗡嗡的撞着他的鼻尖，好像故意跟他搗乱似的，他也不在乎。

胡炳南看見关造武走远了，跨上了花轎轎車，坐在車压箱上，叉着大腿，一边悶悶的抽烟，一边想着心事：“曲世青复員回来，会不会把陈芝麻烂谷子都翻騰出来，冤有头，債有主，不是冤家不对头，多么糟糕！”他的精神不痛快，抽烟也不順气，不是噙了鼻子，就是燒了手梢，多么别扭呀！他賭气把烟头扔在車鋪板上，吐口唾沫，浸灭了火，又狠狠的踩了两脚。“真倒霉，不要孙悟空，偏偏来个猴！”

这功夫，曲世青的媳妇何春苓匆匆的走过来。

胡炳南熟悉何春苓那張圓口臉，眼眶发高，顴骨发矮，长得白白淨淨，可惜下巴上有一顆米粒大的黑痣，像是喂猪潑上的泔水点子。模样儿不丑，却不受梳洗打扮，鬢角散着头发絲，小辮子搭在脊背上，衣裳联着粗綫，褲子打着折子，胳膊上挎着一只荆条筐，筐里装着一嘟嚕嚕的白槐树花。这些年来，自从曲世青參了軍，何春苓总是过得紧紧巴巴，吃代耕粮，燒羊胡子草，省吃儉用过日子。盼星星，盼月亮，好容易把丈夫盼回来，心里反倒嘀咕起来；她不知道曲世青是重殘廢，还是輕殘廢。她給自己吃寬心药，觉得有点包癱也不要紧，即或腿肚子上钻个眼，无非落个酒盅大的疤痕。

胡炳南盯着她的臉，瞧了个够，聳聳大耳朵，油腔滑調的笑了一声：

“这回該你享福了。”

何春苓望望荆条筐里的白槐树花，弯一下眉毛，心情不安的說：

“誰知道呢？”

“怎么不知道，曲世青参軍了八九年，又立过功，熬也熬上个老干部。”

“干部不干部，但求平平安安回来就行了。”

“可有什么不平安的呢？”

“他是从五龙背荣軍教养院出来的，我寻思，那有好生生的人去住荣軍教养院！”

何春苓沉着心，不願意把自己的顾虑說出来，一說出来就觉得心情沉重。一会心里墜上一块石头，一会那石头又落了底；一会臉上漲上了云彩，一会云彩又散了，一陣胡思乱想，沒有个准主意。

“胡炳南，你說呢？”

胡炳南嘻嘻的一笑：“我能对你說什么呢！当癩子不說短話呵！”

何春苓明白胡炳南讲的是什么意思，心里一忽悠，臉刷的一下白起来，白得像錫箔，一点血色也沒有；丢下了荆条筐，胳膊伏在花轆轤車轆子上，埋怨胡炳南道：

“你說什么瞎子癩子的？”

胡炳南并不懂得何春苓的過敏感情，得意的搖着肥头大耳朵，說还是說，笑还是笑：

“秃子护头、瞎子护眼、老婆护着汉子，我說的不对么？”

“你套車去吧，不要胡說八道了。”

何春苓心里很着急，为了让胡炳南套車，用叉子敲敲車轅子，胡炳南欠欠屁股，从車压箱南头，挪到車压箱北头，照样的叉着大腿，叨着烟卷抽烟，显得无事一身輕的样子。

这功夫，草棚里的鋤刀住了刀，飼养員出来装草，技术員把烟草水抬走了，大街上发出洋鉄桶的叮当声。牲口圈里蕩出一股尿臊气，大灰驴被蒼蝇叮得难受，用尾巴赶着蒼蝇，厌烦的杓着蹶子。

何春苓瞧見牲口圈那个光景，心里焦急，又催促胡炳南說：

“毛驴都等得不耐煩了，你快套車去吧！”

胡炳南皮目傻眼坐在老地方，也不着急，也不上火，事情和他沒有多大关系，尽量磨日头。

“好飯不怕晚么！”

何春苓反对他說：“敢情你吃飯了，淨磨洋工。”

胡炳南毗着大金牙，开了一句玩笑：“我是飽汉子，飽汉子不知道餓汉子饥。”

何春苓生气的罵道：“你这个赶車的不是好人。”

“我是从坏人堆里挑出来的。”

“我不和你磨牙，看你出車不出車！”

何春苓賭着气，甩甩小辮子，激动的离开了院子。剩下胡炳南一个人，还在那里磨磨蹭蹭，摸摸車称，看看油瓶，摆弄一下鞍架，整一整搭軸，他看到套包子，才想起出去套牲口。他走到牲口圈跟前，飼养員路忠正在刷着槽底，飲过牲口，又用笤帚給大灰驴扫土，扫得灰尘飄揚，絨毛一齐飞，扫完了，爱惜的摸摸牲口的耳朵。胡炳南解开韁绳，就用鞭杆子去哄两条毛驴。路忠对他斜楞着眼睛，瞪了老半天。

“你把牲口吓毛了！”

胡炳南大模大样的說：“我套牲口出車嘛！”

路忠又瞪了一下斜楞眼睛，态度非常認真：

“社里答应帮助赵昌老爷子出犁杖种地。”

“村长告訴我去接人。”

“村长就打腰么？”

“我是上支下派。”

“你再去問村长，看他怎么說。”

胡炳南操起鞭子，走到关造武的家里去。

不多一会功夫，关造武已經沒有那么神气了，低着窄紅臉，搭拉着眼皮，象是吃辣椒似的裂着嘴，踏着紅杆棉花秸，愁眉不展的走来走去。他的老婆显得格格外熬糟，拖着藍帮布鞋，散着一溜头发，臉成老茄子皮色，眼泡肿得象酒盅子，噙着眼泪珠，仿佛剛剛哭过的样子。一个半生不熟的客人站在他的跟前，气呼呼的漲紅臉，脖子上淌着汗，头发梢里冒着热气，穿了一件对襟小褂，湿得精光光。还带着一股魚腥的气味。似乎他有什么紧要的事情，跑了很远的路，上气不接下气。

“望海寨正赶上大海市，出黄花魚……我特意跑来送信……”

关造武老婆哭喪着臉，沒精打彩的念叨着：“我前天从望海寨回来，媽媽还好好的呢，吃能吃，走能走，沒災沒病……”

“老太太半夜得了急病，一得病就歇里打掌的，喊叫了半夜。盼望你去，盼望得眼睛发紅呵！”

“能容空么？”

“誰知道了，万一老太太有个好歹，吃后悔药也晚了。”

关造武老婆本来就熬糟，一听说“有个好歹”，心里一陣难过，不管屋里有人没人，用手撫着臉，不由的哭出声来。

她哭出了声，屋子里另外的三个人都替她感到难过，沉默

起来。

屋里悶呼呼的，窗戶紙糊的溜严，蜘蛛网拉在房椽子上，一麻麻黑。春風在房檐下吹拂，草棍在烏烏的鳴叫，发出一种凄切的調子，使人感到非常难受。

关造武哈着窄紅臉，显得愁眉不展的样子，順着屋地走来走去，急得撓着脖子，听見房檐上草棍鳴叫，慌張的对老婆說：

“淌尿水子有什么用，收拾收拾去吧！”

“望海寨这么远，媽媽又是得的急病，能够容空么？”

胡炳南在一旁听得非常明白：原来关造武老婆的娘家住在望海寨，半夜得了急病，打发人来送信，让她回去。他琢磨了老半天，在一旁出了主意：

“村长，我刚套上車，把大嫂送到望海寨，多么現成。”

关造武犯了思量，却不敢同意：“大車是接曲世青的。”

胡炳南微微的一笑，随机应变的說：“村长，人家曲世青是老革命，走南闖北的，行过多少軍，打过多少仗，什么困难沒有克服过，这几步道，还能把他难住了？”

关造武捻捻臉上的連毛胡子，沉吟起来：“就是曲世青能够克服，他老婆何春荅也有意見。”

关造武老婆正在发怨，臉上的橫肉一拉，眼睛一酸，鼻涕眼泪成串子淌下来，別了一肚子委屈，都数落出来：

“你怕何春荅有意見，人家放个屁，你也赶快答应，我媽要死要活，你都不管。”

关造武是炮筒子的性格，平常开大会，吹胡子、瞪眼睛，大吵大嚷，大人小孩都怕他。他在老婆跟前，象是避猫鼠一样，低头閉眼睛，大气不敢出。他每天晚上开会回来，老婆不給点灯，他就摸黑；老婆不給开门，他就跳牆。現在，他又碰到这

种尴尬的情形，真觉得左右为难，在地上直轉游：

“人家何春荅是軍屬，應該照顧照顧！”

关造武老婆一味胡攪蠻纏，拿着不是当着理，不管有人沒人，鼻涕眼泪抹了一臉，大哭大嚎起来，沒有个头：

“曲世青不在家，何春荅年青青的小媳妇，用你照顾什么？”

关造武又考虑另外一件事情，不敢答应：

“社里还要帮助赵昌老头子种地呢！”

关造武老婆說：“何三姑家养着大驢子，赵昌老头子不好用他們的牲口种地么？”

“你知道什么，人家何三姑家快入社了。”

胡炳南看見他們两口子吵翻了，下不了台，他施展商人的手腕，空手送人情，大包大攬的对关造武老婆說：

“大嫂，你消消气，我赶車送你到望海寨就是了。”

胡炳南和关造武老婆匆匆的离开家，套上車，垫上一床麻花褥子，用鞭子抽了一下大灰驴，跑出紅花峪的村子。

何春荅听见花轱辘車的动静，走到大門口，花轱辘車已經出了村子东头，沿着高高的青石山根，飞快的向前跑去。她呆呆的望着去楊树房的那条路，焦急的等着曲世青回来。她希望曲世青别出岔头，别落殘廢，回来好好过日子。